

高等学校教材



中国现当代 文学作品选

下卷 (1949—2007) 第三版

主 编 钱谷融

副主编 王铁仙 汤逸中 陈子善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- 本教材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钱谷融主编。编委会成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、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南京大学、浙江大学、中山大学、河南大学、兰州大学、武汉大学、苏州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湖南师范大学、山东师范大学、福建师范大学、上海师范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等国内知名大学的专家学者组成。
- 本教材历史悠久。从20世纪80年代问世以来，一直为全国各高等院校所选用，深受广大师生欢迎。
- 本教材与时俱进，选入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，体现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现代人文发展脉络，并各具艺术特色，富有人文精神和审美价值。

ISBN 978-7-5617-6061-1



9 787561 760611 >

定价：48.00 元

www.ecnupress.com.cn

I216.1/14=2

:2

2008

52

高等学校教材

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

下卷 (1949—2007)

(第三版)

主 编 钱谷融

副主编 王铁仙

汤逸中

陈子善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. 下卷(1949—2007)(第三版)/
钱谷融主编. —3版. 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8
高等学校教材
ISBN 978-7-5617-6061-1

I. 中… II. 钱… III. ①现代文学—作品—中国—高等
学校—教材②当代文学—作品—中国—高等学校—教材
IV. I21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70092 号

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 下卷(1949—2007) (第三版)

主 编 钱谷融
责任编辑 夏 玮
审读编辑 刘 凌
责任校对 王丽平
装帧设计 高 山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电话总机 021-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(兼传真)
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
印 刷 者 江苏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16 开
印 张 29
字 数 712 千字
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一版
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二次
印 数 8 001-16 000
书 号 ISBN 978-7-5617-6061-1/I·432
定 价 48.00 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编委会 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- 王铁仙 (华东师范大学)
汤逸中 (华东师范大学)
孙中田 (东北师范大学)
孙玉石 (北京大学)
孙先科 (河南大学)
杨 扬 (华东师范大学)
杨剑龙 (上海师范大学)
吴小美 (兰州大学)
吴义勤 (山东师范大学)
吴秀明 (浙江大学)
汪文顶 (福建师范大学)
张清华 (北京师范大学)
陈子善 (华东师范大学)
陆耀东 (武汉大学)
范伯群 (苏州大学)
郗元宝 (复旦大学)
贾植芳 (复旦大学)
钱谷融 (华东师范大学)
黄发有 (南京大学)
黄修己 (中山大学)
谭桂林 (湖南师范大学)
樊 骏 (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)

出版说明

一、本书是全国高等学校中文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材,共二卷。上卷选收中国现代文学作品,下卷选收中国当代文学作品。分体裁按发表(或写作)时间先后为顺序,但一个作家同一体裁的作品则相对集中,以便于教学。

二、本书所选篇目,都是“五四”以来各个时期各种流派风格的优秀作品或代表性作品。通过教学,使学生提高分析、鉴赏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能力,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基本面貌。考虑到本书篇幅不宜过大,有些流派的作品尚难一一照顾到,多幕戏剧只能选收其中一幕或作存目,长篇小说、长篇叙事诗、较长的中篇小说,一般作存目处理。

三、本书所选篇目,都采用最初发表或最初出版的版本,以显示历史原貌。其中有些作品,作者后来作过修改,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比最初发表时有所提高。有些作者希望采用修改后的版本,但为了体例一致,只能请作者谅解。基于这一原则,如郭沫若的《凤凰涅槃》,采用了发表于1920年1月30日至31日《时事新报·学灯》的最早版本,其中的“凤凰更生歌”虽嫌拖沓,亦一仍其旧。选入的台湾作家的作品,目前直接取最早版本存在困难,故于文末除标明最早发表处外,又标明本文选自何处。又,本书的注,也都是最初发表时作者的原注。一般说,经过修改后的作品,在各大学图书馆里不难找到,教师在讲课时,可视需要,比较最早版本和修改后的版本的异同。

四、本书选目曾经过编委会的多次讨论。选目若有不当之处,敬请各方批评指正。

目 录

1	山地回忆	孙 犁
5	我们夫妇之间	萧也牧
14	初雪	路 翎
	保卫延安(存目)	杜鹏程
	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(存目)	王 蒙
27	红豆	宗 璞
	红旗谱(存目)	梁 斌
	《青春之歌》(存目)	杨 沫
44	百合花	茹志鹃
49	“锻炼锻炼”	赵树理
	创业史(存目)	柳 青
59	我们看海去	林海音
72	永远的尹雪艳	白先勇
	射雕英雄传(存目)	金 庸
79	爱,是不能忘记的	张 洁
	人到中年(存目)	谌 容
87	陈奂生上城	高晓声
93	海的梦	王 蒙
100	大淖记事	汪曾祺
109	对倒	刘以鬯
	芙蓉镇(存目)	古 华
126	黑骏马	张承志
158	哦,香雪	铁 凝

	美食家(存目)	陆文夫
	绿化树(存目)	张贤亮
165	棋王	阿 城
184	命若琴弦	史铁生
197	冈底斯的诱惑	马 原
224	透明的红萝卜	莫 言
	平凡的世界(存目)	路 遥
250	十八岁出门远行	余 华
	洗澡(存目)	杨 绛
	顽主(存目)	王 朔
254	刺青时代	苏 童
	白鹿原(存目)	陈忠实
	废都(存目)	贾平凹
	九月寓言(存目)	张 炜
	长恨歌(存目)	王安忆
	私人生活(存目)	陈 染
	马桥词典(存目)	韩少功
	年月日(存目)	阎连科
	尘埃落定(存目)	阿 来
	檀香刑(存目)	莫 言
271	地球上的王家庄	毕飞宇
275	驮水的日子	温亚军
279	穿堂风	刘庆邦
286	有的人	臧克家
286	娘	邵燕祥
288	一片槐树叶	纪 弦
288	错误	郑愁予
289	舞会结束以后	闻 捷
290	向困难进军	郭小川
292	草木篇	流沙河

293	桂林山水歌	贺敬之
295	凶年逸稿	昌 耀
297	有赠	曾 卓
298	春天,遂想起	余光中
299	相信未来	食 指
299	重读《圣经》	绿 原
301	华南虎	牛 汉
302	回答	北 岛
303	冬	穆 旦
304	小草在歌唱	雷抒雁
307	双桅船	舒 婷
308	边界望乡	洛 夫
309	每个人都要从自己开始	艾 青
310	中国,我的钥匙丢了	梁小斌
311	一代人	顾 城
312	二十世纪的“死魂灵”	张志民
313	岁月	骆一禾
314	麦地	海 子
315	瓦雷金诺叙事曲	王家新
317	凭窗看海的人	西 川
318	给傅聪	傅 雷
319	社稷坛抒情	秦 牧
	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(存目)	费孝通
	“伟大的空话”(存目)	邓 拓
	谈写文章(存目)	吴 晗
322	北平年景	梁实秋
324	听听那冷雨	余光中
	说园(存目)	陈从周
327	怀念萧珊	巴 金
333	秦淮拾梦记	黄 裳

337	拣麦穗	张 洁
339	太阳下的风景	黄永玉
348	下放记别	杨 绛
351	《书海夜航》二集序	唐 弢
353	秦腔	贾平凹
	巩乃斯的马(存目)	周 涛
356	中国人,你为什么生气	龙应台
358	“只有敬亭,依然此柳”	董 桥
359	刘叔雅	张中行
361	金岳霖先生	汪曾祺
363	法门寺	季羨林
	静夜功课(存目)	张承志
365	我与地坛	史铁生
375	熊十力二三事	王元化
379	回看血泪相和流	柯 灵
384	道士塔	余秋雨
	融入野地(存目)	张 炜
387	霞落燕园	宗 璞
	一只特立独行的猪(存目)	王小波
	灵魂饭(存目)	余 华
	我有这样一个母亲(存目)	李南央
	草原长调(存目)	韩少功
	君子之交(存目)	章诒和
	今夜星光灿烂(存目)	王安忆
	沉淀的艺术和我的沉淀(存目)	铁 凝
391	茶馆	老 舍
399	关汉卿	田 汉
410	陈毅市长	沙叶新
	狗儿爷涅槃(存目)	刘锦云
418	商鞅	姚 远

山地回忆

孙犁

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，参观天津的工业展览会。我们是老交情，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。我陪他去参观展览，他对于中纺的织纺，对于那些改良的新农具特别感到兴趣。临走的时候，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，我想买几尺布。

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？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。这种蓝的颜色，不知道该叫什么蓝，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，想起在阜平穷山恶水之间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，使我记起很多人。这种颜色，我就叫它“阜平蓝”或是“山地蓝”吧。

他这身衣服的颜色，在天津是很显得突出，也觉得土气。但是在阜平，这样一身衣服，织染既是不容易，穿上也就觉得鲜亮好看了。阜平土地很少，山上都是黑石头，雨水很多很暴，有些泥土就冲到冀中平原上来了——冀中是我的家乡。阜平的农民没有见过大的地块，他们所有的，只是像炕台那样大，或是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地。在这小小的、不规整的，有时是尖形的，有时是半圆形的，有时是梯形的小块土地上，他们费尽心思，全力经营。他们用石块垒起，用泥土包住，在边沿栽上枣树，在中间种上玉黍。

阜平的天气冷，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。那里不种棉花，我刚到那里的时候，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。很多活计用麻代线，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。

就是因为袜子，我和这家人认识了，并且成了老交情。那是个冬天，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，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，情况缓和了，部队决定休息两天。

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，河里结了冰，我登在冰冻的石头上，把冰砸破，浸湿毛巾，等我擦完脸，毛巾也就冻挺了。有一天早晨，刮着冷风，只有一抹阳光，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。我又登在那块石头上，砸开那个冰口，正要洗脸，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：

“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？洗脸到下边洗去！”

这声音是那么严厉，我听了很不高兴。这样冷天，我来砸冰洗脸，反倒妨碍了人。心里一时挂火，就也大声说：

“离着这么远，会弄脏你的菜！”

我站在上风头，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，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，那人说：

“菜是下口的东西呀！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，为什么不脏？”

“你怎么骂人？”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，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，也不过十六七岁。风吹红了她的脸，像带霜的柿叶，水冻肿了她的手，像上冻的红萝卜。她穿的衣服很单薄，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。

十月严冬的河滩上，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，在寒风里，她抱着一篮子水沬的

杨树叶，这该是早饭的食粮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。我说：

“我错了，我不洗了，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！”

她冷冷地望着我，过了一会才说：

“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，又叫我站上去洗菜！”

我笑着说：

“你看你这人，我在水洗，你说下水脏，这么一条大河，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？现在叫你到上水来，我到下水去，你还说不行，那怎么办哩？”

“怎么办，我还得往上走！”

她说，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。登在一块尖石上，把菜篮浸进水里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，望着我笑了。

我哭不得，也笑不得，只好说：

“你真讲卫生呀！”

“我们是真卫生，你们是装卫生！你们尽笑话我们，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，住在我们家里，吃了我们的饭，还刷嘴刷牙，我们的菜饭再不干不净，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？为什么不连肠子肚子都刷刷干净！”说着就笑得弯下腰去。

我觉得好笑。可也看见，在她笑着的时候，她的整齐的牙齿洁白得放光。

“对，你卫生，我们不卫生。”我说。

“那是假话吗？你们一个饭缸子，也盛饭，也盛菜，也洗脸，也洗脚，也喝水，也尿泡，那是讲卫生吗？”她笑着用两手在冷水里刨抓。

“这是物质条件不好，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。等我们打败了日本，占了北平，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的家伙，喝水有喝水的家伙了，我们就可以一切齐备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，才能打败鬼子？”女孩子望着我，“我们的房，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！”

“也许三年，也许五年，也许十年八年。可是不管三年五年，十年八年，我们总是要打下去，我们不会悲观的。”我这样对她讲，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，心里很高兴了。

“光着脚打下去吗？”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，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。

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就问：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说什么？”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，“我问你为什么还不穿袜子，脚不冷吗？也是卫生吗？”

“咳！”我也笑了，“这是没有办法，什么卫生！从九月里就反‘扫荡’，可是我们八路军，是非到十月底不发袜子的。这时候，正在打仗，哪里去找袜子穿呀？”

“不会买一双？”女孩子低声说。

“哪里去买呀，尽住小村，不过镇店。”我说。

“不会求人做一双？”

“哪里有布呀？就是有布，求谁做去呀？”

“我给你做。”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，“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，”她用手一指，“你要没有布，我家里有点，还够做一双袜子。”

她端着菜走了，我在河边上洗了脸。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“踢倒山”的鞋子，冻的发黑

的脚，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，这水，这沙滩，永远不能分离了。

我洗过脸，回到队上吃了饭，就到女孩子家去。她正在烧火，见了我就说：

“你这人倒实在，叫你来你就来了。”

我既然摸准了她的脾气，只是笑了笑，就走进屋里。屋里蒸气腾腾，等了一会，我才看见炕上有一个大娘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大伯，围着一盆火坐着。在大娘背后还有一位雪白头发的老大娘。一家人全笑着让我炕上坐。女孩子说：

“明儿别到河里洗脸去了，到我们这里洗吧，多添一瓢水就够了！”

大伯说：

“我们妞儿刚才还笑话你哩！”

白发老大娘瘪着嘴笑着说：

“她不会说话，同志，不要和她一样呀！”

“她很会说话！”我说，“要紧的是她心眼儿好，她看见我光着脚，就心疼我们八路军！”

大娘从炕角里扯出一块白粗布，说：

“这是我们妞儿纺了半年线赚的，给我做了一条棉裤，下剩的说给他爹做双袜子，现在先给你做了穿上吧。”

我连忙说：

“叫大伯穿吧！要不，我就给钱！”

“你又装假了，”女孩子烧着火抬起头来，“你有钱吗？”

大娘说：

“我们这家人，说了就不能改移。过后再叫她纺，给她爹赚袜子穿。早先，我们这里也不会纺线，是今年春天，家里住了一个女同志，教会了她。还说再过来了，还教她织布哩！你家里的人，会纺线吗？”

“会纺！”我说，“我们那里是穿洋布哩，是机器织纺的。大娘，等我们打败日本……”

“占了北平，我们就有洋布穿，就一切齐备！”女孩子接下去，笑了。

可巧，这几天情况没有变动，我们也不转移。每天早晨，我就到女孩子家里去洗脸。第二天去，袜子已经剪裁好，第三天去她已经纳底子了，用的是细细的麻线。她说：

“你们那里是用麻用线？”

“用线。”我摸了摸袜底，“在我们那里，鞋底也没有这么厚！”

“这样坚实。”女孩子说，“保你穿三年，能打败日本不？”

“能够。”我说。

第五天，我穿上了新袜子。

和这一家人熟了，就又成了我新的家。这一家人身体都健壮，又好说笑。女孩子的母亲，看起来比女孩子的父亲还要健壮。女孩子的姥姥九十岁了，还那么结实，耳朵也不聋，我们说话的时候，她不插言，只是微微笑着，她说，她很喜欢听人们说闲话。

女孩子的父亲是个生产的好手，现在地里没活了，他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，问我能不能帮他的忙。部队重视民运工作，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，每天打早起，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，顺着河滩，爬山越岭，送到曲阳去。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，饭食很好，一天，

大伯说：

“同志，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？”

“怎么沾了我的光？”

“往年，我一个人背枣，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！”

我笑了。女孩子说：

“沾他什么光，他穿了我们的袜子，就该给我们做活了！”

又说：

“你们跑了快半月，赚了多少钱？”

“你看，她来查账了，”大伯说，“真是，我们也该计算计算了！”他打开放在被褥底下的一个小包袱，“我们这叫包袱账，赚了赔了，反正都在这里面。”

我们一同数了票子，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，女孩子说：

“够了。”

“够干什么了？”大伯问。

“够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！这一趟，你们在曲阳给我买架织布机子回来吧！”

无论姥姥、母亲、父亲和我，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。我们到了曲阳，把枣卖了，就去买了一架机子。大伯不怕多花钱，一定要买一架好的，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。我们分着背了回来，累得浑身流汗。

这一天，这一家人最高兴，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。这像要了几亩地，买回一头牛；这像制好了结婚前的陪送。

以后，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：纺，拐，浆，落，经，镶，织。

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，我出发了。从此以后，我走遍山南塞北，那双袜子，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。一九四五年，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，我从延安回来，在碛口地方，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，一时大意，奔腾的黄水，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，也冲走了那双袜子。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活的回忆，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。

开国典礼那天，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，送他和大娘一人一身蓝士林布，另外，送给女孩一身红色的。大伯没见过这样鲜艳的布，对我说：

“多买上几尺，再买点黄色的。”

“干什么用？”我问。

“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，咱那山沟里准还没有哩！你给了我一张国旗的样子，一块带回去，叫妞儿给做一个，开会过年的时候，挂起来！”

他说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，还像小时那样，就是喜欢新鲜东西，说什么也要学会。

1949年12月

（原载《小说》杂志1950年第3卷第4期）

我们夫妇之间

萧也牧

— “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！”

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；我的妻却是贫农出身，她十五岁上就参加革命，在一个军火厂里整整做了六年工。

三年前我们结了婚。当时我们不在一起，工作的地方相隔有百十来里，只在逢年逢节的时候才能见面。所以婚后的生活也很难说好还是坏；只是有一次却使我很感动：因为我有胃病，一挨冻就要发作，可是棉衣又很单薄！那年，正快下雪的时候，她给我捎来了一件毛背心，还附着一封信，信上说：

……天快下雪了！你的胃病怎样了？真叫我着急得不知道怎么看好！我早有心给你打件毛背心，倒也不是羊毛贵，就是钱凑不够！我就在每天下午放工以后，上山割柴禾，可是天气太短了！一下工，天很快就黑了！所以一直割了半个多月，才割了不少柴禾，卖给厂里的马号里了，卖了二千块边币，称了两斤羊毛，问老乡借了个纺车，纺成了毛线，打了这件毛背心！

因为我不大会打，打的又不时样又尽是疙瘩，请你原谅！希望你穿上这件毛背心，就不再发胃病，好好为人民服务……

我读着这封信，我仿佛看到了她那矮小的身影，在那黄昏时候，手拿镰刀，独自一个人，弯着腰，在那荒坡野地里，迎着彻骨的寒风，一把，一把，一把地割着稀疏的茅草……

她这样做，完全是为着我！为着我不挨冻，为着我“不再发胃病，好好的为人民服务……”突然，我流泪了！可是我感到了幸福！

两年以后的秋天，我们有了小孩，组织上就把我们调在一块工作。那时，我们住在一个叫“抬头湾”的山村里。

每当晚上，我在那昏黄的油灯下赶工作，她呢，哄着孩子睡了以后，默默地坐在我底身旁，吃力地、认真地、一笔一划地练习写大楷……

山村的夜是那样的静寂，远远地能听见“胭脂河”的流水，“哗哗”的流过村边。时间该是半夜了吧，我想她又是照顾孩子，又是工作……一定是很累了，就说：“你先睡吧！”她一听我的话，总是立刻睁大了有点朦胧了的睡眼：“不！”继续练她的大楷……直到我也放下工作。

早上，孩子醒得很早，她就起来哄：“嗯嗯……听妈妈的话，别把爸爸扰醒了……”孩子才几个月大，当然不懂得，还是嚷！于是她就蹑手蹑脚地起来，抱着孩子，到隔壁老乡屋里的热炕头上哄着去了。

闲时，她教我纺线、织布；我给她批仿，在她写的大楷上划红圈，或是教她打珠算，讨论土地

政策……

每天下午，孩子睡着了，我们抬水去浇种在窗前的几棵白菜；到沟里帮老乡打枣，或是盘腿坐在炕上，我搓“布卷”（棉花条儿），拐线，她纺线，纺车“嗡嗡”的响，声音是那样静穆、和谐……

虽然我们的出身、经历……差别是那样的大，虽然我们工作的性质是那样的不同：我成天坐在屋子里画统计表，整理工作材料；她呢，成天和老百姓们打交道！……但在这些日子里边，我们不论在生活上、感情上……却觉得很融洽，很愉快！同志们也好意地开玩笑说：“看你这两口子，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！”

但是，不到一年的光景，我们却吵起架来了，甚至有一个时候，我曾经怀疑到：我们的夫妇生活是否能继续巩固下去。那是我们进了北京城以后的事。

二 “……李克同志：你的心大大的变了！”

今年二月间，我们进了北京。这城市，我也是第一次来，但那些高楼大厦，那些丝织的窗帘，有花的地毯，那些沙发，那些洁净的街道，霓虹灯，那些从跳舞厅里传出来的爵士乐……对我是那样的熟悉，调和……好像回到了故乡一样。这一切对我发出了强烈的诱惑，连走路也觉得分外轻松……虽然我离开大城市已经有十二年的岁月，虽然我身上还是披着满是尘土的粗布棉衣……可是我暗暗地想：新的生活开始了！

可是她呢？进城以前，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深山、大沟和沙滩，这城市的一切，对于她，我敢说，连做梦也没梦见过的！应该比我更兴奋才对，可是，她不！

进城的第二天，我们从街上回来，我问她：“你看这城市好不好？”她人不为然，却发了一通议论：那么多的人！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！男人头上也抹油……女人更看不的！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；怕人不知道她有皮衣，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！嘴唇血红红，像是吃了死老鼠似的，头发像个草鸡窝！那样子，她还觉得美的不行！坐在电车里还掏出小镜子来照半天！整天挤挤嚷嚷，来来去去，成天干什么呵……总之，一句话：看不惯！说到最后，她问我：“他们干活也不？那来那么多的钱？”

我说：“这就叫做城市呵！你这农村脑瓜吃不开啦！”她却不服气：“鸡巴！你没看见？刚才一个蹬三轮的小孩，至多不过十三四，瘦的像只猴儿，却拖着一个气儿吹起来似的大胖子——足有一百八十斤！坐在车里，翘了个二郎腿，含了根烟卷儿，亏他还那样‘得’！（得意，白得其乐的意思）……俺老根据地那见过这！得好好儿改造一下了！”

我说：“当然要改造！可是得慢慢的来；而且也不能要求城市完全和农村一样！”

她却更不服气了：“嘿！我早看透了！像你那脑瓜，别叫人家把你改造了！还说哩！”

我觉得她的感觉确实要比我锐利得多，但我总以为她也是说说罢了，谁知道她不仅那么说；她在行动上也显得和城市的一切生活习惯不合拍！虽然也都是些小地方。

那时候，机关里还没起伙，每天给每人发一百块钱，到外边去买来吃。有一次，我们俩到了一家饭铺里。走到楼上，坐下了，她开口就先问价钱：“你们的炒饼多少钱一盘？”“面条呢？”“馍馍呢？”……她一听那跑堂的一报价钱，就把我一拉，没等我站起来，她就在头里走下楼去。弄得那跑堂的莫名其妙，睁大了眼睛，奇怪地看了我们几眼。当时，真使我有不下不来台，说实话，我真想生气！可是，她又是那样坚决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她走！

一面向下楼，她说：“好贵！这哪里是我们来的地方！”我说：“钱也够了！”她说：“不！一顿饭

吃好几斤小米；顶农民一家子吃两天！哪敢那么胡花！”出了饭铺，我默默地跟着她走来走去，最后，在街角上的一个小饭摊上坐下了！还是她先开口，要了斤半棒子面饼子！两碗馄饨。大概她见我老不说话，怕我生气，就格外要了一碟子熏肉，旁若无人地对我说：“别生气了！给你改善改善生活！”

像这类事，总还可以容忍。我想一个“农村观点”十足的“土豹子”，总是难免的；慢慢总会改变过来……

那知她并不！

那时，机关里来了不少才参加工作的新同志；有男的也有女的。她竟不看场合，常常当着他们的面，一板正经地批评起我来。她见我抽纸烟，就又有话了：“看你真会享受！身边就留不住一个隔宿的钱！给孩子做小褂还没布呢！一枝连一枝的抽！也不怕薰得慌！你忘了？在山里，向房东要一把烂烟，合上大芝麻叶抽，不也是过了？”

开始，我笑着说：“这可不是在抬头湾啦！环境不同了呵！”

她却有了气啦：“我不待说你！环境变了，你发了财啦？没了钱了，你还不是又把人家扔在地上的烟屁股拣起来，卷着抽！”

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，我的脸，“唰”的就红了！站在一旁看热闹的青年男女同志们，本来看得就很有兴趣；这时候，就有人天真活泼地嚷起来：“哈哈！脸红啦！脸红啦！”旁的同志也马上随声附和，并且大鼓其掌：“红啦！红啦！”这一嚷，我的脸，果真更加发烫了！

我发觉，她自从来北京以后，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边，她的狭隘、保守、固执……越来越明显，即使是她自己也知道错了，她也不认输！我对她的一切的规劝和批评，完全是耳边风！常常是，我才一开口，她就提出了一大堆的问题来难我：“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；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？”“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展节约，反对浪费？”“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、简单朴素的作风？”等等。她所说的确实也都是正确的，因此，弄得我也无言答对，这样一来，她也就更理直气壮了，仿佛真理和正义，完全是在她的一边；而我，倒像是犯了错误了！她几次很严肃地劝我：“需要好好的反省一下！”

我有什么可反省的呢？我自己固然有些缺点，但并不像她说的那样严重，除了沉默，我还有什么办法？可是，有一次，我忽然再也不能沉默了！我们破例的吵了一架，这在我们结婚以来，还是第一次。

在今年六七月间，连日天雨，报上不断登着冀中和冀西一带闹水灾的消息；突然，她的精神也就随着紧张起来了！每天报来，她就抢着去看。我发现，她是专门在找报上所列举的水患成灾的县份和村名……她一面读着，不断地发出惊叹：“呵呵！怎么得了呀！才翻了身的农民，还没缓过气来，地又叫淹了！呵呵……”

有一次，我正在整理各地灾情的材料，她看着报，就大声嚷了起来：“这怎么着好呵！俺村的地全叫淹了！噯呀！日子怎么着过呀！我娘又该挨饿了呵！怎么着呵！噯！说呀！你说呀！”这我才发觉她是在征求我的意见。我出口说了句俏皮话：“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——谁也没法治！党和政府自会想办法，你操心也枉然！”冷不防，她一伸手，一指头直通到我的额角上：“没良心的鬼！你忘了本啦！这十年来谁养活你来着？”我说：“反正不是你家！”她却真的又生我的气了：“你进了城就把广大农民忘啦？你是什么观点？你是什么思想？光他妈的会说漂亮话！”我说：“谁比得上你的思想！‘当当当’的好成份！又是工人阶级出身！”她把桌子一拍：“放